

學統

學統卷之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誨之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及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

及然卜子能篤信孔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
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
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
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卜子曰吾
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
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卜子
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
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
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

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
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
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又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
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卜子蹶然而起。負牆而立
曰。弟子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卜
子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
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卜子曰。然則學者
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

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
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
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卜子曰商請志之而
終身奉行焉卜子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
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起
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卜子嘗曰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又
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卜子之學端重實行有如此卜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卜子尤善於教人頗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子游顧疑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卜子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子

歿卜子教授於西河西河之人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侯問於卜子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卜子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卜子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卜子嘗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卜子曰非也巳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卜子爲聖云卜子習於詩

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序十子之遺說也或曰卜子
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
也又傳禮著在禮志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
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堌未知孰是唐追
封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祀稱先賢卜子
程子曰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
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親賢友能是
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

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何也朱子曰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

又曰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别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密察於區别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

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

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

又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

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

北宮黝似子夏

又曰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又曰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

問子夏篤信聖人如何見得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

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他篤信聖人處

雙峰饒氏曰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

愚按聖人之道本末一原微顯無間初無精粗大小之殊也至於爲學立教則先後重輕各有次序不可淆紊半途而廢與凌節而施皆未有當孔子之博文約禮下學上達所以立萬世斯文之極也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者也而其爲學要惟君親賢友爲兢兢其教門人小子也亦惟從事於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而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俟其優游漸漬而得之其對子游之言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嗚乎抑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世儒不察摘華摛藻以爲文尋章摘句以爲學已大失聖賢學問之指而騖虛躭異者則又舍躬行而談性命棄倫物而言神化虛憍踔妄變怪百出道之不明不行也豈不重可嘆哉

學統卷之十五終

學統卷之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先生姓董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褎然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於再三

先生並疏策以對其畧曰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既没而子孫長久安寍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

犯其上武王衍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以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爾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又曰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覽而異焉以爲江都相江都王易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先生曰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焉先生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爲致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居無何先生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先生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名示諸儒呂步舒者先生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先生吏當死詔

赦之先生遂不敢復言災異矣先生爲人廉直是時
方外攘四夷公孫宏希世用事位至三公先生以宏
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
千石宏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先生相膠
西王王故聞先生有學行亦善待之先生恐久獲罪
乃以病免先生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
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產
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
張湯就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

武安為相始知隆儒及先生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先生發之年
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於世先
生所著皆推明經術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
篇傳於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董
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間從祀孔廟明初
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是也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又曰仲舒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此等語似見得性善模樣

或問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是有是非無利害否朱子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

重方盡善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轉移又曰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問諸葛誠之云仲舒正誼明道之言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子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

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
人將惟功利之狥而不顧道誼矣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
誼功利關不透爾其議□□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
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問董子所謂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
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
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
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

後如此看可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又曰董子三策說得煞親切

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是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爾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

外如日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一條

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

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

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

及哉其日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

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言

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

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宏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

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又曰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言必不能真尊孔氏矣

又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

愚按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道術陵夷董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可謂醇矣其所謂勉强學問勉强行道即孔子

格致誠正學問思辨行之義也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卽孔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此非眞有得於聖人之指烏能言之親切而允當乎使董子得出於仲尼之門充其所至當亦不在閔冉之下而劉歆以爲未及乎游夏愚竊以爲非篤論也雖其中年以言災異獲罪幾於不免吏考其時祐亦宏偃輩忌害之爾未必董子之過也夫事莫大於對君行莫重於委贄天人三策董子獻身之言也其間發明陰陽感應之理不爲不詳要

皆原本道義引據經傳未嘗有一言近於禨祥讖緯之說如京房劉向之徒之所云也況所謂求雨止雨閉縱陰陽等法不過道家雜流禱賽符咒之邪術爾會謂董子大儒而為之乎即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則董子之學其純一不雜亦從可知矣愚故以謂繁露一書未必皆出於董子聞舉玉杯清明竹林之屬文頗不雅馴其必當時好事者附會而為之爾有識者惡可不為之致辨哉

學統卷之十六終

學統卷之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先生姓韓、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先生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

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爲博士先生旣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先生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爾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先生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先生行

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卒擒吳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略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

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某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其直奏言某終狂疎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
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
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先生至悉計庸得贖所没
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名拜國子監
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以鎮州反圍牛元翼於深
援兵且十萬望莫敢前穆宗詔先生宣撫旣行衆皆
危之元稹言於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詔無徑入
先生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滯

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也先生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宏深佐佑六經與孟軻相表裏自先生歿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又曰退之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又曰韓愈道他不知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又曰韓子責人甚恕

又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
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
識大矣、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
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
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
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

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要之[illegible]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退之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又曰退之原性人多忽之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少卻一氣字爾、

又曰、退之卻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

不易及也。

又曰、退之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

又曰、韓退之云、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云、沉浸濃郁、又云、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退之云、磨礲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

好人多不知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
生光精氣象自別
西山眞氏曰唐史云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
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
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
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
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史氏
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
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

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

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粃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敬軒薛氏曰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人

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爲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爲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

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謬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諸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戕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借妄之罪也

又曰孟子沒絕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之用爾

又曰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又曰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寛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遊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又曰周張程朱子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又曰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

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又曰想韓文公敬大顛只是被他說著已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爲其動也

又曰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

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眞可謂豪傑之才矣

又曰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爲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爲之序況爲文不本於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又曰自孔孟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楊子謂善惡混先儒固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篇以仁義禮智信論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於性情爲有見三品之說蓋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

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爲精粹又豈荀楊偏駁者可得同年而語哉

又曰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敬齋胡氏曰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楊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雖

直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

愚按韓子一生以予與自命其有功名教端在於闢異端而晚年失足於大顛至造廬海上留衣爲別又其集中讀墨篇與孟簡書送浮屠文暢序皆不能免後世學者之疑此其故何也蓋韓子因文見道者也非有窮理盡性之功與濂洛諸君子等者也其原道原性佛骨表諸作不過就其作用發見處及禍福因果等說淺淺立論爾亦非能深究

其虛無寂滅之根爲之擣其穴而犂其庭也一退流竄播遷困辱挫折之餘身心搖落把持未定亦其宜也然自八代以降斯文淪喪聖道榛蕪幾與洪水猛獸等矣高者羣入於荒誕卑者胥溺於辭章舉不知天人性命爲何物自韓子出而天下始知正學異端如南北蒼素之不可易孔孟之言始昭然揭日月而行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韓子之功雖與天壤並存可也比隆孟軻豈爲過哉嗚乎韓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所欣慕矣

學統卷之十七終

學統卷之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張橫渠先生

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廸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生幼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處奉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

許欲結客取姚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
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
敎可樂奚事兵爲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猶未以
爲足也於是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
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
一夕二程至與論易先生卽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
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座輟講
與二程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
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爲祁州

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告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

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渭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為多神宗嗣位銳意變更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即命召既入見問治道先生以漸復三代為對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執政執政為王荊公安石問以新法先生正色曰公誠與人為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者矣執政嘿然寢不悅遂命先生案獄浙東蓋遠之

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人莫能堪、先生處之恬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

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於正焉先
生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
意而傅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爲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敘成
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泰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
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召
還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
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卒貧無以歛門
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郿年五十八先生力行好

古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其言並有功聖門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中賜謚曰明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又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程子曰子厚爲

人謹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

龜山楊氏致書程子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於兼愛程子曰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又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如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横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

程子答横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藍田呂氏曰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

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荅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已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

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底

勇方做得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

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

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又曰、橫渠說心統性情、又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這般所在說得的當、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學者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橫渠、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都說

了

又曰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

南軒張氏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曹月川曰、困窮拂鬱、實修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

又曰、張子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益。此自易其過自至其中之說

也。

敬軒薛氏曰、張子曰一故神、卽神無方。曰兩故化、卽易無體。

又曰、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言深矣。

又曰、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

又曰、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又曰、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

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又曰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耻矣

又曰西銘大旨即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讀西銘見天之大

又曰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

又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

又曰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又曰、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又曰、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敬齋胡氏曰、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些病痛。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旣去。則天地

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高景逸曰洋洋乎盈睟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輿以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於四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愚按横渠早年馳騁於孫吳泛濫於老釋一見二程論易即撤去臯比由此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其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晚節考禮明制銳意復古慨

然有志三代之隆雖所如不合有志未就而好古力行實秦漢以來所希有者程子謂橫渠能養浩然之氣斯言豈欺我哉使天多假之年則涵養蘊藉泮渙優游强探力索之勞化而爲從容寬裕之樂未必其廣大而未造於熟學恭而安終不成也抑橫渠之書正蒙得失參半西銘純粹以精前賢固論之詳矣要其最有功聖門莫如心統性情一語從古言心者多矣惟此四字逼真攧撲不破而蔡季通以謂言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

名夫統之爲言總也即統名之謂也橫渠之意正如是爾後世譚宗說妙印月拈花千奇百怪愈誕愈遠嗚乎胡弗取橫渠之言而深思實認之耶

學統卷之十八終

學統卷之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先生姓邵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先生幼從父徙共城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皤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先生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先生對曰幸受教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先生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

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先生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鄭公司馬温公呂申公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先生恒相從遊爲市園宅先生歲時畊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

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隷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先生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溫公兄事先生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先生先生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

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廹不可爲或投劾去先生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先生先生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先生

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侍其父識先生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先生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先生所為至謂先生有玩世之意又因先生之前知謂先生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先生蓋未必然也先生疾病司馬端明張橫渠程明道伊川

四先生晨夕候之將終名其子伯溫曰誌墓必以屬吾伯淳故旣葬程伯子爲銘稱先生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仲良伯溫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謚康節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程子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或問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又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戸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戸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

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來。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又曰、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酢。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又曰、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

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

又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或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

和靖尹氏曰康節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士

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曰、邵先生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㟧曰、邵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跪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又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

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歐陽氏棐曰康節先生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

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爾

又曰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翫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

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又曰康節之學扶摘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

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朱子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可鋪舒、可謂人豪矣

又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又因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又曰邵堯夫詩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又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强似皇極經世書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朱子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

朱子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又曰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

其理不過如此此謂知今日成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宜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

液擺落盡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眞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撰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

則芸芸並驅日夜雜糅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晳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黃氏瑞節曰邵子於楊氏太元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書遠過太元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於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

世由經世而知易嘿而通之可也

敬軒薛氏曰圖象隱於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illegible]之於易其有功於易學大矣

又曰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等語卽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橫圖也其曰乾坤縱而六子橫等語卽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

又曰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

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於是以繫詞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又曰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而後圖象始明

又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

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又曰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又曰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又曰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又曰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又曰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於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又曰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敬齋胡氏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戸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又曰先儒以爲水泛地故地不沉日晝升天也如氷此誣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旋衮得地在內不陷岐伯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

王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又曰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又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闢往來消長闔之熟

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整庵羅氏曰邵子元會運世之說都是從數上推出初非杜撰小則一歲大則一元參伍錯綜其說皆有條理若比之鄒衍迂誕之譚佛氏宏闊之論切恐太過但其學不傳無由通知其本末爾
又曰經綸世變乃邵書本旨皇帝王伯雖則並稱而等級至爲嚴密其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雖未及儀禮周禮然有禮樂汚隆乎其間一言說得却

無滲漏其前後議論諸儒道不到處頗多間有一[illegible]

未純瑕瑜自不相掩也若其妙達天人之蘊朱子特

深知之所著贊辭稱其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其必有

所見矣

謂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

程朱高景逸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

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illegible]

愚按康節始學於百原深思博考乃浩乎其有得

晚年玩心高明包羅宇宙其於下學工夫不無少

欠然原本所在初非有外於內聖外王之指迹其所見殆與程張畧等爾其所自爲傳有曰舉世尚虛譚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又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康節之自道其實如此世儒不詧乃以戔戔數學目之抑何視前賢之小耶且夫聖賢之所謂數也何爲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

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爲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尚書禹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蓍卜筮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

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衍而下之皆十二與三十之數迭爲用者也雖其爲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於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公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

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勍
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末技盡後
世妖妄鄙俚之譚不足掛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
多假托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賢以神奇其說小
之牟利餬口大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畧無忌憚
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騖至有
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
前代若張角方臘劉福通輩之階亂皆由是也嗚
乎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間無窮之禍莫大之

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於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之爲天下後世明告也

學統卷之十九終